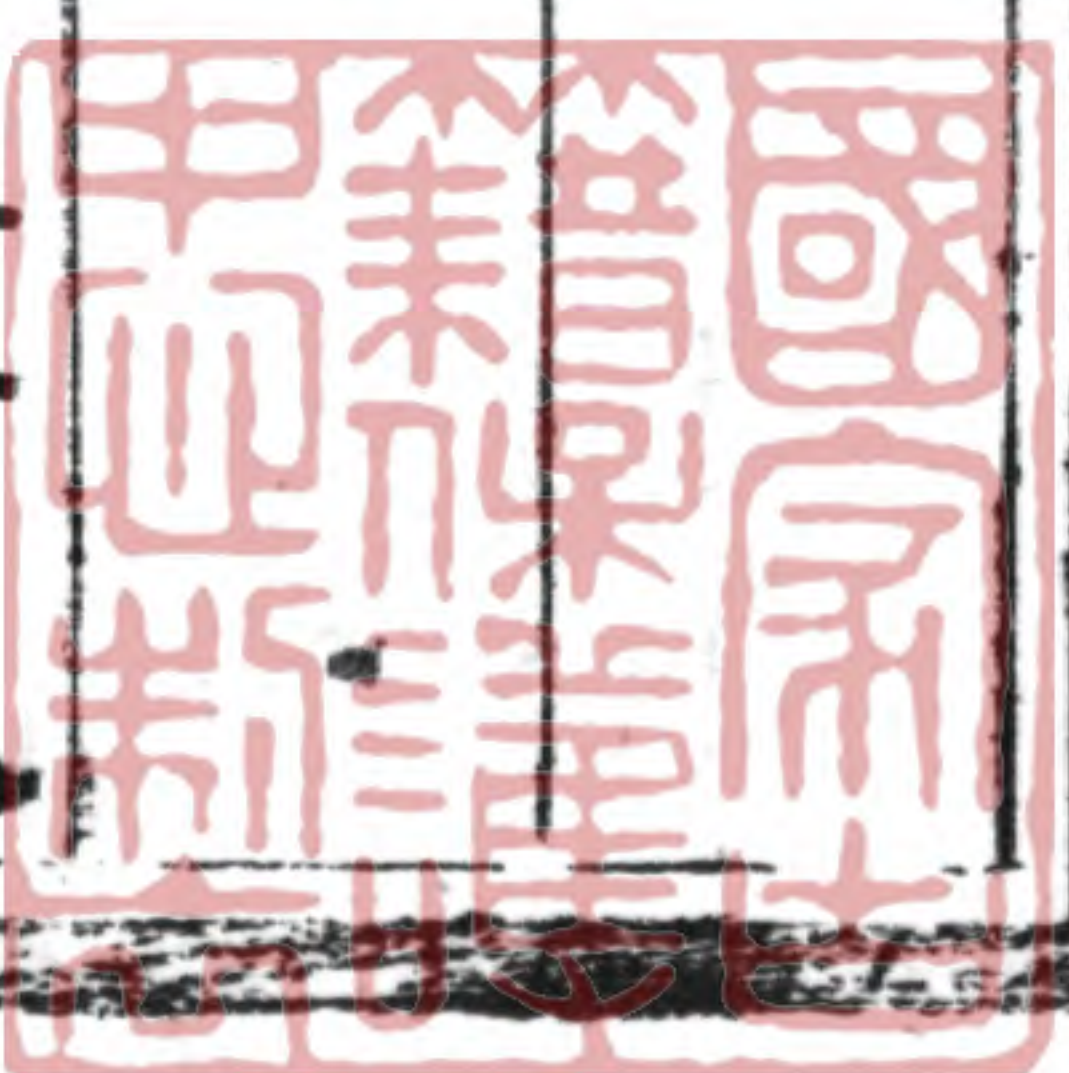




容齋四筆卷第六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為東都判官陪韓院
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
外郎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
此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
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
諸木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鄉考證訪
顧甚至猶取聯珠中竇牟酬退之登岳陽樓



一大篇顧獨遺此何也

竇叔向詩不存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挿柰花禁兵環素帟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略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

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酒初醒遠詩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慢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斷續長門夜清冷孤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聽况復送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栢應合歡御爐香燭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

祥鳥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檐
石湖云曉發魚門伐晴看檐石湖日御高浪
出天入四空無只尺分洲島纖毫指舳舻
然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二
陵恭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歿
後榮幼王親捧土愛女復連塋東望長如在
誰云向玉京後庭攀畫柳上陌咽清笳命婦
羞蘋葉都人挿柰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
賒縱有迎神術終悲隔絳紗第三篇亡叔向

字遺直仕至左拾遺出為溧水令唐書亦稱
其以詩自名云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
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
女死為之著眼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
興五年

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煇使休
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

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
後

徽宗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廖見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他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
家皆無所釋顏師古但音兒為五奚及廖為
聊而已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
國人獨呂氏春秋云者聃貴柔孔子貴仁墨

翟貴廉閔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
朱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
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
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亦莫能詳也廖良列
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書有良權謀一篇
又賈誼首稱窳越杜赫為之謀漢書亦不注
呂氏云孔墨窳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羊人
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
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槩見漫書之以補漢

注之缺

徙木償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西河歆諭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償表者仕之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

人其徙木示信蓋以效起而起之事不傳

建武中元續書

隨筆所書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隸釋於蜀郡守何君閣道碑一篇中以為不然比得蜀士袁夢麒應祥漢制叢錄亦以紀志傳不同為惑而云近歲雅州榮經縣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記於崖壁間者記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於是千載之疑渙然冰釋予觀何君閣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

言榮經崖壁之記蓋是此耳但以出於近歲
恨不得質之文惠為之惻然

草駒龔蟲

今人謂野收馬為草馬淮南子脩務訓曰馬
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
制注云馬五尺已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
駒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
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龔蟲也而
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注云蟲

喻無知也龔蟲之名甚奇

記李復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
既拔拭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
以為涇原經略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
艘將直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
李復復長安人久居兵間習熟戎事力上疏
詆切之予頃書之於

國史恕列傳中比得上饒所刊滴水集正復

所為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為不詳盡乃錄于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

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為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鷲鳥之飛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為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逐

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為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為輕妄唐之房瑄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輒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為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

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船
奏云邢恕乞打造舡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
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
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舡匠一人須乞
於荆江淮淞和雇又丁線物料亦非本路所
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目
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
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
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

能藏舡黃河過會州入常精山石峽險窄自
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舡豈可過至西安州
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
一舡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
能為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為夏國
侮笑臣未敢便依旨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
誤大事疏既上

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為關內
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撰李昭玘嘗贈

詩云結交賴有紫顛翁鶴骨嶄嶄爛脩目五
言長城圯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
矣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
二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扆祕書
監馮滙入內各贈衣一副及氈被於武德殿
前覆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
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

再入蘇楷其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駭昭宗聖
文之謚崔凝坐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
旂悍鎮強藩請隧問罪之不暇顧卷卷若此
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
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若何道理十
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為韻
限三百二十字成貽範等六人訖唐末之復
綴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點之後主司不敢再
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

沃為吉州永豐宰刊其道文初試覆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為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緜緜下平聲也第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繁繁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

王正白時再試中選郡守為政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戶稅亦後來所無

臨海蟬圖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蟬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螞蟬乃蟬之巨者兩螯大而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棹子狀如螞蟬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微闊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為蟬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

鬪其螫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蟬而色黃其一螫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蠋螫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於市爾雅曰彭蟬小者螻云小蟬也蟬音澤螻音勞吳人呼為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竭朴大於彭蠋殼黑斑有文章螫正赤常以大螫障目小螫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蠋壤沙為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居則

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螫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蠋居常西東顧睨行不四五又舉兩螫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蛔大於常蟬八足殼通赤狀若鵝卵十曰蜂江如蟬兩螫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蘆虎似彭蟬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蟬大於蠋小於常蟬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為圖又海高言海中鼃鼃島之東一島多蟬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

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
故不畫李履中得其一本為作記予家楚官
游二游閩廣所識蟬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
同而所謂黃甲白蟹蟬蠖諸種呂圖不載豈
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
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
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

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
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
奏橐云臣近准勅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
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
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因近日選司馬光
先行狀蓋為光曾為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
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臣某平生交契至
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
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

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
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
心而抗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咸
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
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
總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
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踈決云在外群

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
之令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
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自
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
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為世俗之觀則可矣
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
主柰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遂事不諫臣願
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不宜行姑息之恩
以損政体偉哉劉公之論其勁切如此歐陽

公銘墓略而不書予為國史亦不知載於本傳比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韓偓金鑿密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坐子金銀鏈子予謂唐昭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在庭無一言蓋宮掖相承欲罷不能也

告命失故事

祖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勘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

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為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必重之意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師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土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尤假以仕板徙之善郡不賞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

云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
避失薄志節寡廉耻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
地益徙豫章思自湔滌嗣立之事微矣乃費
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發一咲

扁字二義

扁音薄典切唐韻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
一曰姓也此外無它說案鶡冠子云五家為
五十五為里四里為扁扁為之長十扁為鄉
其上為縣為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長蓋

如遂黨都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為娑羅樹不知所起案
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
隨伐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
一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
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為奇絕不庇
凡草不止惡禽近採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
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

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
娑娑十畝蔚映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
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宜植博
物者雖沈吟稱引而莫辯嘉名隨所方面頗
證靈應東庠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
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齋
戒瞻嘆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碑觀
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質一
書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離淮陰百

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賴公威德備聞
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賁狀
拜謝宣和中向子諲過淮陰見此樹今有二
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穎叔云玉像石龜
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間無別種也
吳興芮燁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牌古
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
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為有北海書荒碑
雨侵澁苔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

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落多佳木
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
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
詳

容齋四筆卷第六

容齋四筆卷第七十四則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
湔袂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
威不遠顏咫尺予案國語楚靈王築三城使
子指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
知民則常昭曰咫尺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
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盖用此徐師川喜王
秀才見過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

天咫尺方之間容光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
溪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

縣尉為少仙

隨筆載縣尉為少公子後得晏幾道叔原一
帖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
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
回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
之少府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
尤為清雅與今俗呼為仙尉不侔矣

杜詩用受覺二字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竒今撫其受字云
脩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
受貸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
恰受兩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雄姿未受伏
櫪恩其覺字云已覺糟床注身覺省即在自
覺成老醜更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
龍鱗喜覺都城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
覺而行步奔尚覺王孫貴含悽覺汝賢厨烟

覺遠庖詩成覺有神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須
賒早覺仲容賢城池未覺喧無人覺來往人
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覺在天邊行遲更
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盡追隨不覺晚
態罷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良宵永更覺
絳衣春已覺氣與蒿華敵未覺千金滿高價
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自得隨
珠覺夜明放箸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自覺
難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覺

前賢畏後生更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
克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
意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
其新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頻
複者蓋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
風作惡不受珠璣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招
麾不受安危侵飽受今日閑却扇受景風語
聞受遠響坐受世故驅庭栢不受寒可復受
憂戚寧受此酸辛滔滔江受風坐受世逼迫

清池不受暑平池受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
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不受榮悴意閑不受
榮與辱獨自人間不受寒枯木無知不受寒
天馬何妨略受鞿朱禽花高下受折不受陰
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輊未覺懶相先未
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墉陰遲未覺欠
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經旬久
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菰蒲
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景

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飢腸虛未
覺平生與急違村空更覺水潺湲眼中微覺
欠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
墻頭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
不知下筆所著也

西太一宮六言

楊柳鳴綠蜩暗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
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
篇也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為柳葉其意欲與

荷花為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
改三十六陂春水為三十六宮烟水則極可
笑公本意以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景物何
預於宮禁哉不學者妄意塗竄殊為害也彼
蓋以太一宮為禁廷離宮爾

由與猶同

新唐書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羗狄然據
字義由當為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謬
一篇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

頃與予作唐書補過嘗駁其說予作文每用
之輒為人所疑問今為詳載於此如以齊王
由反手也由弓人而耻為弓王由足用為善
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已溺之由已飢之由射
於百步之外見且由不得亟其義皆然蓋由
與猶通用也

人焉廋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蓋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
氏一斷以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
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
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
焉廋哉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
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
所發并此而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言猶
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孔聖既已發
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為之說故簡亮如

此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子嘗戲作一論其
略曰知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人
焉廋哉之義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然
後知人焉廋哉之義孔子所云人焉廋哉人
焉廋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廋哉者
略言之也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即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謂人
焉廋哉即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也繼又疊三語為一云夫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人焉度哉雖曰不同而其所以為人焉度
哉人焉度哉人焉度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
百字可資一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久而俱化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間於
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衢人鄭
伯膺純白色極馴擾可翫寘之雲壑不遠飛
翔未幾隕其一其一塊獨無俦因念白鵝正
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

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伺穀不
肯並啜如是五日漸復相就喻旬之後怡然
同群但形体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
鴈不自知其為鴈鵝不自知其為鵝宛如同
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鷺為
舒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為鴈鵝鴈之最大
者曰天鷺唐太宗時吐蕃祿東贊上書以謂
聖功遠被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鷺猶鴈也
遂鑄金為鷺以獻蓋貳禽一種也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為題寓悲傷之
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
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城隔句云日慘
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
痕襄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依秦樹千層比
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
顏愴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
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

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
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車馭朽攀
素綆以胡顏青銅有限也從零落於秋風碧
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
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
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
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之春風
銀燭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卉
之春紅愁寄壠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

幾踐群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濁之濤陳
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為無雨之期空懸夢寐
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烟霄秋色云空三楚之
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
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
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
有精緻若夫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季長進言

沈季長元豐中為

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既罷入見

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為此者對曰李定
所為上曰聞定意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有
年頃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
議而定始得為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定雖
懷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議陛下意詩
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
怨汝署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
不知何自懷疑乃信此為譏也上曰卿言甚

善朕今已釋然矣卿長者乃喜為人辯謗對曰臣非為人辯謗乃為陛下辯譖耳它日上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曉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措謬矣禍貽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為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為士言之則可為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為耻寧有輕爵祿者哉至於言違諫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為輕上曰誠如卿言案季長雖嘗至脩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予在史院時未之見也其子銖為侍從恨不獲附見之故表出於是

繁遏渠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常昭注曰繁遏渠肆夏之三

也禮有九夏皆篇名昭雖曉其義而不詳釋
案周禮春官鍾師掌今奏以鍾鼓奏九夏鄭
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
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
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
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
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予謂此說亦近於鑿

替戾岡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
後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岡小
兒問三字所出案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
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
救之其群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
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竭
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
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勒遂擒
曜坡公正用此云

文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
矣後二年

哲宗即位

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馬公為門下侍
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以鎮安四
海

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名位已重又
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

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為復起公當
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拜左
僕射乃再上奏曰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歷
年之多年彥博沉敏有謀略知

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

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著天下所共知
年踰八十精力尚強臣初曾奏陳尋蒙宣諭
切惟彥博一書生爾年逼桑榆富貴已極夫
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為相

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
既出則一足夫爾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防
慮太過若依今官制用之為相以大師兼侍
中行左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
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
遣惟事有難決者方就彥博咨稟自古致仕
復起蓋非一人彥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其
數年之力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
博恐亦時有小補今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

處之是猶捨騏驥而策駑駘也切為朝廷惜
之若以除臣左僕射難為無故以他人易之
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入不許給事中范
純仁亦勸乞召致留為師臣未幾右僕射韓
績求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彥博兼侍
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事禮令相度條具公
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行左僕射自
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
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為京官時彥

博已為宰相今使彥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倫也於是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覲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

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潞公此命可謂鄭重費力蓋

本不出於主意也然居位越五年屢謝病乃得歸竟坐此貽紹聖之貶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尚書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考之官家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為九等考第然後送省別勅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校京官考一校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一監京官考一監外官考郎中判京官

考員外郎判外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一
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有三善哉
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有二善或無最而有
三善為上下其末至於居官諂詐貪濁有狀
為下下外州則司錄錄事參軍主之各據之
以為黜陟

國朝此法尚存慶曆皇祐中黃亞夫庶佐一
府三州幕其集所載考詞十四篇黃司理者
曰治許獄歲再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

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
無有寃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
舞陽尉者曰舞陽大約地廣它盜往往囊索
於其間居一歲為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
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
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
之以當人情為得刻者為之則拘而少恩前
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為法
者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

當其情其考可書中它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時今但付之士案吏據定式書於印紙比者又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使稍復舊貫似為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實然思過半矣

小官受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貫九百六十奉省錢且作足用錢之語黃亞夫皇祐間自序其所為代擅集云

歷佐一府三州皆為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効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問其所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遂以代擅名其集且識其愧予謂今之仕宦雖主簿尉蓋或七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難若兩斛七千祗可祿一書吏小枝耳豈非風俗日趨於浮靡人用日以

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乎亞夫之立
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子云

容齋四筆卷第七

容齋四筆卷第八十七則

庫路真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
十乘花文五乘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
不可曉元豐九域志云貢漆器二十事是已
于頔傳頔為襄陽節度襄有髹器天下以為
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為襄樣節度
舊唐書職官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
三衛及庫真驅啞真並為統軍疑是周隨間

西邊方言也記白樂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見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誇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挂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携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思宮女向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極矣

狄監盧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為耆英會凡十有二人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于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或問狄盧之說乃見唐天集禁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正皆八十二其年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刺史張渾尚書刑部白居易皆七十四時會

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
秘書監狄兼善河南尹盧正以年未七十雖
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
自不書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盧二
賢以示兕輩但唐兩盧正本字化而又同會
疑文字或誤云

項韓兵書

漢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其權謀中
有韓信三篇刑執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

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
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
事而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
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復可見矣

承天塔記

黃魯直初謫戎涪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
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
荆南承天塔記以為幸灾遂除名羈管宜州
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兆

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留續編別集始得見
之大略云余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
禪院住持僧知珠方徹舊浮圖於地而囑余
曰成功之後願乞文記文後六年蒙恩東歸
則七級巋然已立於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
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較
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
下財力屈竭之端

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起政則蝗旱水溢
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
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
幸灾風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寃哉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
辭曰曲犯角其語曰玉管朝朝弄清清日日
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魯直題牧護
歌後云予嘗問人此歌皆莫能說牧護之義
昔在巴楚間六年間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

舩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
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瓠
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叙賈人之樂
末云一言為報諸人倒盡百瓶歸去維有數
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略同問其所以
為木瓠蓋剗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為歌舞之
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說則茂倩所
序為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
為犯角曲殊無意義

省試取人額

累舉省試鎖院全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訖事
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以十四人取一
為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
三年為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
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
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
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為不牟也此
帖載於別集

通印子魚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荆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為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絲黃雀乃借子字與黃字為假對耳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螺破山蓋承而用之陳正敏遜齋閑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最佳王初寮詩通應子魚鹽透白正來其說郡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

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為上所產之處土人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遜齋所指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庠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實遜齋之說遂粉刷一扁安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庙封額以名土物它處未嘗有也

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為閩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允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為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

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間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為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予為黃叔啓作辯跋一篇見贅藁

茸附治疽漏

時康祖病心疇二十年用聖惠方治腰痛者
鹿茸附子服之月餘而愈夷堅已志書其事
予每與醫言輒云癰疽之發蘊熱之極也烏
有翻使熱藥之理福州醫郭晉卿云脉陷則
害漏陷者冷也若氣血溫煖則漏自止正用
得茸附案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脉為
痿晉連肉腠注云陷脉謂寒氣陷缺其脉也
積寒留舍經血稽凝久瘀內攻結於肉理故
發為瘍痿肉腠相連此說可謂明白故復記

於此庶幾或有助於瘍醫云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雖以核種之終與
其本不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枝
耳陳紫之後無陳紫過墻則為小陳紫矣筆
談謂焦核荔子土人能為之取本木去其大
根大燔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傍
枝其核自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變態百
出不可以理求或似龍牙或類鳳爪或頭紅

之可簪綠珠子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哉
初方氏有樹結實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
顆送蔡忠惠公給以常歲所產止此公為目
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印證其妄自後華實
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嘗越二百遂
成語織此段已載遜齋閑覽中郡士黃處權
復志其詳如此

雙陸不勝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何

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
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於是召
還廬陵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
翼一事而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傳
有之以為李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
書故點不取藝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
今罕得其書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
十字極為簡要新史大氏采用之其忠節一
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

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
徹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盧
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為宮相以輔翊之
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而為伙為王莫能
辨也通鑑去之似為可惜

華元入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
盟而退三十里社注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

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
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予案前
三年晉楚邲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
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戒
而備大氏言其備豫之固今使敵人能入上
將之幕而登其牀則刺客姦人何施不得雖
至於王所可也豈所謂軍制乎疑不然也公
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
乘堙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為有理

公羊用疊語

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幾四百字其稱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後而歸爾然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耳又三書軍有七日之糧耳凡九用耳字然不覺其煩

文書誤一字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予親經其三焉至今思之猶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

還過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筭因出草稟示之其一乞蠲減鄱陽歲貢誕節金千兩事言此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

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遂為故事誤書長書為萬春乃金主哀節名也德輔讀之指以相告予悚然而發亦亟改之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發題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言誤書言為立已寫進讀正本經筵吏袁顯忠曰恐是

言字予愧謝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曆曰昭云茲復夏正載頒漢朔書夏正為周正院史以陳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更還以告蓋語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周之諸侯各有

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氏為之傳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焉更

纂異同以為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鑱石室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變編年之體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晏以為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大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

之書既出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
班彪固父子以為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
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
於秦項之列故探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
起元高祖終於王莽之誅大抵仍司馬氏
第更八書為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固死其
書未能全女第昭續成之是為前漢書荀悅
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事初命儒臣
著述於東觀謂之漢記其後有袁宏紀張璠

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
宋范曄刪采為十紀八十列傳是為後漢書
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也
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
豢典略張敷吳錄常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
馬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略員半千三國
春秋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為定是為
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咸榮緒
孫綽于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脩

定為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摠名之
曰御撰是為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
代而僭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
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
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
思廉梁陳書魏鄭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
德棻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國則有和包漢
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
高閭燕志劉昫涼書裴景仁秦紀崔鴻十六

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大師延
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
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
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脩為
書劉昫所上者是而猥釀無統

國朝慶曆中復詔刊脩歷十七年而成歐陽
文忠公主紀表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
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國初監脩
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芑為新書

故唐書五代史各有舊新之目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兒數以為問故詳記之

賢者一言解疑譜

賢者以單詞片言為人釋謗解患卓卓可書者予得兩事焉秦氏當國時

先忠宣公鄭亨仲資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為經略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為異日地

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為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以周旋為志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氏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儵巧者承其問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笑言之者可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嚴陵王大卞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卞頃在檢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守嚴遂遷避于蘭溪彥濟到郡遣書相

邀曰與君有同年之契何為爾不得已復還
既見密語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
物之意以相受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為悔此
事既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為
之柰何張揣其必將脩怨即云國光為君子
為小人皆在此舉王棟然曰謹受教至則降
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迹蓋本自相善
也予曩侍張公坐聞其言故追紀之

容齋四筆卷第八

容齋四筆卷第九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穎叔所著也多紀當時
典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
曾孫芾始攬撫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
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
而不果蔣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名為博聞
強識然閱其論述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
日與之言其一云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

除者必帶本官呂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金紫光祿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帶官不當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為正司空議者謂超過特進東宮三太議同矣予謂行自改官制以後既為呂從金紫遷只是超特進一級耳東宮三太何嘗以為宰相官儀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自辨之說其二云文潞公既為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潞公

辨字錯寫辨字又辨字

呂從金紫遷只是超

怏怏諸公欲為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之意止欲以真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為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但出劄子令權去之案潞公本以開封儀同三司守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為平章軍國重事故繫銜只云太師及再致仕悉還舊稱當時有旨於制詞內除去守字以嘗在任太師也所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舊制執政雙轉謂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

除者必帶本官呂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金
紫光祿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帶官不
當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為正司空
議者謂超過特進東宮三太議同矣予謂行
守試必帶正官故也然自改官制以後既為
司空自不應復帶階官呂從金紫遷只是超
特進一級耳東宮三太何嘗以為宰相官儀
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自辨之說其二云文
潞公既為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潞公

怏怏諸公欲為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之
意止欲以真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
曰不可為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
字但出劄子令權去之案潞公本以開封儀
同三司守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為平章
軍國重事故繫銜只云太師及再致仕悉還
舊稱當時有旨於制詞內除去守字以嘗正
任太師也所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
舊制執政雙轉謂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

轉兵部兵部轉工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部
侍郎直轉工書比執政三遷也予考舊制執
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
刑戶兵吏為叙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
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今言兵侍即轉
工書非也宰相為侍郎者升三曹為尚書者
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
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歷丞故直遷尚書
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楊察為翰

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以參知政事富弼
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則富當
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其失惟學士
李淑知之揚言其事遂貼麻改之予考

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參知政事拜集
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
文賢博為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
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為集賢相位
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

初無失誤貼改之說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曰
開府儀同三司二曰儀同三司三曰左儀同
三司四曰右儀同三司案自漢鄧騭始為儀
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目
周隋又增上字為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為儀
同大將軍又有開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
列益卑未嘗有左右之稱也後進不當輒議
前輩因孫偃有問書以示之

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郡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
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
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執筆慶之口授之
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
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
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
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連句令沈約賦韻景
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
甚多人才英技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

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
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
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
竟日予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辦此疑好事者
為之然正可為一佳對曰辭榮聖世何愧子
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句亦自
的切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椽膠

牙錫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
身歲盡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錫荆楚
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
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傍茅
舍中老父媪及處女環火而坐媪自外挈
酒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登因揖遜曰始
自主人翁即巡澄當婪尾盖以藍為婪當婪
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
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琳出於侯白酒

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為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逢故連飲以慰之以咻為貪婪之意或謂咻為燥如鐵入火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葉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盞之句只為酒之心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啓顏錄唐藝文志白有啓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說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四云恩典超優遷轉頗數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轉左丞未踰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踰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累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寧元年未改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蓋昔者左右丞在尚書下所謂左丞超三資除刑書者謂歷工禮乃至刑也下云又超兩資者謂歷戶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書

六曹超轉其五云

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屬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為柎竹為王芻萋為翹翹之草是已顏師古注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代越書曰輿轎而踰領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師古曰服音瓚

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舡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舡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舡下因以為名瓚曰五子胥書有戈舡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舡也師古曰以樓舡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也此蓋舡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二說皆為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為全非顏乃西北人隨其方言

遂音橋又云舡下安戈戟既難厝置又不可
以行且今造舟舡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
人不知行舡項說是也予謂項音橋字是也
而云陵絕水則謬故劉公以為未可全非張
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南舟北棹

項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閑談曰
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棹北人不信南人
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

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
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
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羶帳及來河北不信
有二萬碩舡遼僧之談合於此

魏冉罪大

自漢以來議者謂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
變法令使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欲人不知
古其事固然予觀秦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
皆自挾詐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於六百里

啖楚絕齊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為藩臣竟
留之至死及其喪歸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戶亡秦之語
遂驗而為此謀者張儀魏冉也儀之惡不待
言而冉之計頗隱故下為士君子所誅當秦
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
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
冉為政威震秦國才六年而詐留楚王又怒
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不過十餘歲

為此者必冉也後冉為范雎所聞而廢逐司
馬公以為冉援立昭王除其灾害使諸侯稽
首而事秦秦益強大者冉之功也蓋公不細
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澠池處心積慮亦與
詐楚同賴藺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然與
楚等耳冉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為秦一時之
功而詒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冉之
罪誠大矣

辨秦少將義倡

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來後倡竟為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於李結次山為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予記

國史所書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廵內若范忠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

進呂陶元鈞皆為所侵困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辯而明已志之失著矣

姓源韻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正觀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

國朝所脩姓源韻譜又為可笑姑以洪氏一項

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果皆為叅知政事
予案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
嗣位用為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
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
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憲者元和
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字
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譽人過實

稱譽人過實最為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堅

尚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於三
筆矣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三辱生書書皆
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
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
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
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
周孔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
時劉夢得在連韓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
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為諛者固自若也予

表出之以為子孫戒張說賀魏元忠衣紫曰
公君伊周之任即為二張所讒幾於隕命此
但形於語言之間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
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堅牛奔仲叔孫
卒郤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
譖疋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許屈懷
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痊死江

克造盡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効
之云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
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
論徹舟篇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
臣怠白公勵劔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亦
効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

書簡循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尺語言浸涉奇儼雖有
賢識不能自改如小簡間委自言所在必求

新異之名予守贛時屬縣興國宰詔書云湫水有驅策乞䟽下湫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不足以為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為縣丞者無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哦松無補涉筆承乏皆厭爛陳言至稱丞曰藍田殊為可笑初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顏靡倉庫匱乏未知所以善後沿習一律正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枝

梧得坐嘯道院誠為至幸周益公荅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為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蓋覺其與它異也此兩者皆徂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破句讀書之誤根著于人殆不可復正在易彖之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止字為句絕乃及於蒙始係以蒙亨亨以行訟卦曰訟

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健字為句絕乃及於
訟始係以訟有孚豫卦剛應而志行頌以動
豫隨卦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卦剛上而
柔下巽而止蠱恒卦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解
卦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
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為句絕而童蒙入學
之初其師點句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
下說隨二字尚為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
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噐訟曰終訟可

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
訟為能筠獨不噐於訟是已同人卦柔得中
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括其
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為
乾文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為衍三
字恐不然也

周史語之失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
宜事文章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

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顏師古云今其議論
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為甚高雜行之論故
令少卑之耳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采
為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令禽獸簿不能
對虎園嗇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
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舡曰宜從橋且有血汗
車輪之訐張猛曰乘舡危就橋安上曰曉人
不當如是邪師古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
婉也案兩帝之語皆是褒嘉之詞猶云獨不

當如是乎今乃指人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
私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葛覺往隨
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挿架三萬軸一懸
牙籤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
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繁時
為隨州刺史藏書既多且記性警敏故籤軸
嚴整如是耳今人或指言雖名為收書而未
嘗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為牽強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予有婿生子遣報云今日已時得一子更不知為何時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省孫鼎臣書須著置曆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

食冬至亦當謹識之况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為姻賓憩息地稚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豈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顏注古者迺賓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容齋四筆卷第九

容齋四序

過所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過所而度者又以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議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以為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關合知乃得過謂之傳也魏志

志昌慈為敦煌太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為
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廣平趙禮詣唯治病門
人齋過所詣洛陽責禮冒名渡津受一歲半
刑除鉉稽神錄道士張謹好符法客游華陰
得一奴曰德兒歸寶謹愿可憑信張東行凡
書囊無法過所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
二奴忽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
丘閔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不敢東
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然過

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
類故哀其事于此

露布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
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
竟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
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為晉王時擒
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
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為議者所笑然亦有

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顛宗與齊成將
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
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疋皆
為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
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弥
甚臣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
用絹高懸久矣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鐫最為善

本吾鄉程欽之待制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
坡自僭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冊各題其
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隨庾風
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
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
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
有家鷄野鶩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觀
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
卷云宰相安和啟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

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荅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第翼俱為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厭家鷄題六紙蓋指翼

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啓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此語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

尉新省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
補吏部郎詔書可耳此三人皆衆所稱諒尤
質正少華可以崇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
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宜先用諒謹隨事以
聞觀此一帖可以槩見然所啓三人後亦無
聞既云皆衆所稱當不碌碌也舊潭帖爲識
者稱許以爲賢於他本然於此奏未可倉卒
之下乃云風筆惻然全無意義今所錄者臨
江本也

親王回庶官書

隨筆中載親王與侍從往還禮數又得錢至
行年雜記云

昇王受恩命至是時爲將作少監亦投賀狀
王降回書簽子啓頭繼爲皇太子三司判官
並通榜子詣內東門參賀通入後中貴出傳
令旨傳語及受冊寶訖百官班賀又赴東宮
賀宰相親王陛下班定太子降階宰相前拜
致詞訖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詞叙謝一時

之儀如此

責降考試官

天禧二年九月勅差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計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館徐奭太守中允直集賢院麻溫其並充開封府發解官十月差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楊侃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丁度並國子監發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
人解元郭禎十六日宣翰林學士錢惟演盛
度樞密直學士王晦叔龍圖閣待制李虛已

李行簡覆考開封舉人為落解舉人有訟不平者及奏名郭稹依舊其餘覆落并却考上人數甚多十二月發解官並降差遣任布鄧州徐奭洪州楊侃江州丁度齊州並監稅此事見於錢否雜紀用五待從覆考解試前後未之有也

青連居士

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徃徃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

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
飲之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予茶數十片
其狀如手名為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
山曠古未覲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
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
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
有謫仙人耳青蓮居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
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華山中亦頗
有之其狀略如巖拳也

閩俗詭秘殺人

姦凶之民恃富逞力處心積慮果於殺人然
揆之以法蓋有勅律所不曾登載善治惡者
當原情定罪必致其誅可也閩中習俗尤甚
每執縛其仇窮肆殘虐或以酒調錐屑逼之
使飲欲其粘着肺腑不能傳化馴致痰渴之
疾或炒沙鎔蠟灌注耳中令其聾聵或以濕
薦束體布裹卯石痛加毆箠而外無痕傷或
按擦其肩背使皮膚寬皺乃施針刺入脊井

不可復出或以小釣鈎藏於鯁魚之腹強使吞之攻鑽五臟久而必死凡此衆者類非一端既痕腫不露於外檢驗不得而見情犯巨露功意兩惡而法所不言顏度魯子為轉運使嘗揭榜禁約予守建寧亦窮治一兩事吳楚間士大夫官游於彼者不可不察也

富公遷官

富韓公慶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報聘契丹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不受尋除翰

林學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力辭乃改資政殿學士而諫議如初公受之又五月復為副樞蓋昔時除目才下即時命詞給告及其改命但不拜執政而猶得所進官用今日官制言之是承議郎舊為正言中書舍人舊知制誥而為太中大夫舊為諫議資政殿學士也

唐藩鎮行墨勅

池州銅陵縣字况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

一碑其詞云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牒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勅授官內諸州有功勅史大將等憲官具件如後晉朝故晉陽太守兼揚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勅獎勸功勳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致神久標奇紀早楫英風靈跡屢彰神達不昧夫寵贈之典非列藩宜為神功既昭乃軍都顯請是行權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裴押邑人以為裴休秋浦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張魏公宣撫川陝便宜封爵諸神實本諸此

吏部循資格

唐開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

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蓋今日吏部四選乃其法也予案元魏肅宗神龜

二年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書曰高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材魏晉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洛陽

令薛琬上書言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惟取
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
名一人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乞令王公
貴人薦賢以補群縣詔公卿議之其後甄琛
等繼其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
自亮始也至孝靜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攝吏
部尚書始改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當是自
此一變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後人罕有談
亮澄事者

五行納音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
以得名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
甲子為首而五音始於宮宮土生金故甲子
為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
為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為火社
火生土故庚子為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為木
而已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
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為水角木生火故

丙寅為火社火生土故戊寅為土羽水生木
故庚寅為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為金而五卯
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於角角木生火故
甲辰為火社火生土故丙辰為土羽水生木
故戊辰為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為金商金生
水故壬辰為水而五巳各從之宮商角既然
惟社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
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
從其類

五行化真

五行運化如甲巳化真土之類若推求其義
無從可得蓋只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巳
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
故甲巳化真土巳庚之歲戊為頭謂戊寅月
建也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
向庚寅去庚屬金金生水丙辛化真水丁壬
壬位順行流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
戊癸但向甲寅求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

真火此二說皆得之莆田鄭景實項在館中見魏幾道談五行納音亦然

錢忠懿判語

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判語其狀云臣贊寧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進呈乞給下取設齊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於仁政殿前夜間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並取聖旨判曰便要吾人宣讀後於真身塔前焚化北七日而在前花押予謂錢氏固嘗三改元

但或言其稱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他所施行皆然

王逸少為藝所累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杭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閑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

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
適逸少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
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
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
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
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
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
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
所志竟無一切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

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
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
王賡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
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
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
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
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
晉書本贊標為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
素盡善盡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略無一詞

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為累大矣獻之立志亦似其父謝安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常仲將凌雲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逼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為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盛德二王尚耳况於他人乎

鄂州南樓磨崖

慶元元年鄂州脩南樓剝土有大石露于外竒崛可觀郡守吳瑤見而愛之命洗剔出圭

角即而諦視乃磨崖二碑其一刻兩字上白柳徑二尺四寸筆勢清勁下若翻書人字唯存人脚不可復辨或以為符或以為花押邦人至標飾置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學側虞帝廟內亦有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闊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為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將軍出陳武昌詔太守楊公出鎮後云荆江京漢推忠輔國侍衛

將軍吳居中記案楊行密之子溥嗣吳王位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貞宋莒公記年通譜書為乾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直以為乾正一特所立不應有誤也

賞魚袋出處

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

賞魚袋斯明文也

